



艺术交流下的文化透视

——简评梅兰芳赴美演出的文化内涵

□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李向东

一、梅兰芳赴美的缘起及效果

梅兰芳赴美演出的缘起,来自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邀请。芮恩施在其离任前,徐世昌为其举行一次饯别宴会,在宴会上,芮恩施郑重邀请梅兰芳到美国去表演京剧,“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并且强调说:“用毫无国际(籍)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此话激起了梅兰芳及其得力助手齐如山的极大兴趣,二人均对芮恩施的这份邀请十分看重,为实现“国民外交”,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戏剧文化,梅兰芳表示:“就是破了产,我也要到欧美一游”。

基于这种决心和愿望,梅兰芳和他的同事们终于在1930年1月18日扬帆启程,2

月16日,梅兰芳剧团在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剧院上演了中国京剧,这是我国京剧演员首次在美国舞台上出现。

梅兰芳在美国的首场演出便大获成功,这从他在每出戏后不得不谢幕多次可见一斑。最后一出《刺虎》结束后,他谢幕竟达15次之多,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起初他穿着戏装到台前,低身道“万福”。待他卸妆后,观众的掌声仍然不断,他只得穿着长袍马褂再次出去鞠躬。观众发现原先的那个柔声细语、婀娜多姿的美女果然是男人所扮时,欢呼更加疯狂。一炮走红的梅兰芳在纽约原定两周的演期满后又延长到五周,此后,从百老汇剧场到美国国家剧院,从世界艺术中心纽约到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夏威夷,整整五个月间,梅兰芳所到之处都洋溢着一股“梅兰芳热”,到处是如痴如狂的观众和赞誉不绝的评论。梅兰芳已成了美国公众关注的艺术中心人物,大萧条的美国被梅兰芳迷住了,美国的政界、商界、文艺评论界、教育

界、新闻界以及众多的社会团体甚至个人都为其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宴会,庆祝梅剧团在美国的成功。

在美国街头,一些商店将京剧的华丽行头摆在橱窗里展览;在纽约的鲜花展销会上,将一种花被命名为“梅兰芳花”。一位女士在三星期之内看了16场梅兰芳演出,意犹未尽,专门邀请梅兰芳一行到她家做客,为做纪念,特地买来36株梅树(梅兰芳时年36岁),在自家的大园子里辟出一块地专种梅树,并请梅兰芳破土,还把那块地命名为“梅兰芳花园”。美国观众对中国京剧前所未有的狂热让梅兰芳感动不已,美国的新闻界、评论界等专业人士以其职业试图冷静和客观,但言语间也按捺不住对中国京剧和梅兰芳个人的偏好,于是,溢美之词褒扬之声层出不穷,就连一向吝啬的大学也破例为其授予了博士学位荣誉。梅兰芳成功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戏剧的成功。

二、梅兰芳赴美演出的评价体系

梅兰芳赴美演出的成功,固然与京剧艺术本身的魅力和梅兰芳的艺术造诣分不开,也与他的得力助手齐如山、张彭春的鼎力帮助分不开,更与当时的艺术评价体系变异密切相关。

学贯中西的齐如山,为使梅兰芳赴美演

因此,这一带的村名多用商号作名称。如通事营村就是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张三营镇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名就和旅蒙贸易有关。现在很多公司的名称中仍然有通事的存在,如很多贸易公司就叫通事达贸易公司。作为翻译人员的通事,其安身立命的资本就是掌握外语或其他民族语言,能够在不同语言人群之间沟通信息。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翻译。通事的词义在这个基础上又发生了很多转移。宋元时期的通事军,这里通事的含义是因避罪、被掠掠等原因而寓居他国的异族人,这些异族人之所以能够到异国寓居,能够掌握异国的语言显然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因此,这个通事的意思显然跟翻译的基本能力——掌握两种语言——有密切关系。清代在台湾设立通事这个职位管理少数民族事务,这些通事作为一种社会管理人员,其基本特征就是语言能力,既要会汉语,同时也要会少数民族语言。通事的这个意义同样是翻译这样意义的转移。

在海外华人社团中,还存在着“通事”这一职位,是仅次于“主席”的一个职位:中

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网站上的消息:“2003年1月4日,王云翔总领事、田春燕副总领事及全体侨务领事应邀出席阳和总会馆新旧主席、通事交接晚宴。旧金山中国统一促进会池洪湖会长、中华总会馆新旧主席团、伍璇灿通事以及旧金山市布朗市长及数位市参事到场祝贺。”通事的这个词义显然是跟翻译没有任何关系。通事早期用法中有一个意思是:指掌管呈递奏章、传达皇帝旨意等事的官名。在海外华人社团中的通事一职,也是位高权重,不是一般的通事舍人可比,通事的词义在这里发生了转移,指组织中的领导人物,类似的词义转移例如“书记”原指“抄写文书的人”,现在指“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很多翻译公司也是用“通事”命名,很多大学也有翻译方面的学生社团,比如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有通事翻译社,这里的通事仍然是翻译人员的意思。

在民间,“通事”这个词还有一个意义,用来指那些知识广博,见多识广的人。比如有不明白的事情,大家就可以说:“找个通事问问”。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词有时候含有贬义,用来指那些自以为什么都

明白的人。所以,听到“这个人是个通事,什么都懂!”这样的话,要小心了。也可能是夸奖这个人见多识广,也可能是讽刺这个人自以为什么都明白,而事实上却懂得不多。“通事”的这种用法在山东南部的乡间,如鲁南的莒县一带现在仍然流行。通事这个词义也是在翻译人员的基础上发生了词义转移。作为翻译的通事,在当事的中外双方担任沟通信息的重要职责,他们既要了解一方的情况,又要了解另一方的情况,所以他们见多识广,知识广博。民间就用通事转指那些“大明白”,指那些万事通。

参考文献:

- [1]周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94.
- [2]史仲文.胡晓林.中华文化制度辞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219.
-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173.
- [4]王建峰.明代会同馆管理人员及其职掌考述[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218-223.
- [5]周密.癸辛杂识[M].中华书局,1988:94.
- [6]明英宗实录[M].卷 225.纂泰附录 4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8.
- [7]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8]刘晓.宋元时代的通事与通事军[M].民族研究,2008.
- [9]王云翔总领事出席阳和总会馆新旧主席、通事交接晚宴 [EB/OL].[2010-1-29].<http://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org/chn/qw/qwgz/sthd/t38555.htm>.

出取得成功，在长达七八七年的准备过程中，从舆论宣传、剧本选择、戏剧编排、演员排练、剧场设计、经费筹集等方面，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竭尽心智。经过长期的有目的的宣传推介，在齐如山的记述中，外国人到北京，都把“故宫”、“天坛”、“长城”和“访梅君”、“观梅剧”作为同等必要的游程。可见梅兰芳在走出国门前的影响。齐如山所做的扎实基础工作是梅兰芳赴美演出成功的第一环节。

梅兰芳剧团到达美国后，遇到了另一个学贯中西的戏曲理论家张彭春。张受邀协助梅剧团的演出事宜，以梅剧团的总导演、总顾问和发言人的身份，用谈话、文字的形式，在各种招待会和首演等重要社交场合，向媒体、艺术界、学术界发表大量演说，介绍中国京剧的特点，为梅剧团的演出大力宣传、造势，这些铺垫对于梅剧团的成功演出至关重要。这期间，张彭春的专业才能和对中西戏剧艺术的见识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梅兰芳赴美演出，面临的不仅有语言上的障碍，更有戏曲艺术形式上的隔膜和东西方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单就戏曲艺术而言，西方写实与东方写意的表现手法足以让彼此欣赏不了，因此有了“外国人初听中国戏歌唱，大致都说是叫唤；有许多初听外国歌唱的中国人，也讥外国歌是鬼嚎”的感觉，实为不同民族之间艺术表现形式的差异使然。由于齐如山、梅兰芳对赴美演出一事，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要宣扬国粹，就必须“专为着外国人看着好这一层来着想”。所以齐如山、张彭春根据美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口味，在剧目的选择上，强调“以动作、特技、歌舞为主的剧目来取悦外国观众。”每晚演出四段，120分钟，“颇合美国人士的心理”。

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评价体系中，艺术水准多来自于师承辈分以及业内人士和行家们的评价，但是，戏剧艺术所面对的主要对象——普通观众却很少有较正式和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爱憎与好恶，在众多场合下，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上述牢牢掌握着艺术领域话语权的行家们所提供的结论。梅兰芳所处的时代，恰是在公众传媒勃兴之初。而大众传媒的出现，一方面，使得普通公众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感性享乐方面诉求的充分机会，使得传统的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异；另一方面，商业化时代兴起的那些面向大众的新闻媒体，其“媚俗性”决定着“它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对大众趣味的趋附而帮助这些艺术史上曾经的失语者曲折却清晰地传递着自己的声音。”这正是梅兰芳的艺术与社

会声誉迅速崛起的秘密，他之所以获得远远超出其年龄与辈分之限的影响，正是由于他在许多方面切合于大众传媒制造偶像与明星的需要。基于此，报界不断举办各种评奖活动以制造明星，而梅兰芳在“伶界大王”、“五大名伶”、“四大名旦”等众多的公众票选中蝉联桂冠，塑造出了中国本土最卓越的艺术形象。

在美国异域，中国本土的顶级艺术家自然受到当地新闻传媒的关注和评论界的垂青，他们不吝篇幅地做着各色的评论与报道，催生出新大陆上红极一时的“东方女人”的动人故事，就连那些根本没有观看过梅兰芳京剧的美国人士也赞不绝口。但是，在他们的赞美中，与其说是对国剧的称赞，不如说是对梅兰芳和这个“东方女人”的欣赏。

由于梅兰芳此次赴美演出绝不是戏剧领域内一般意义上的交流演出或商业演出，他担负着一种对于京剧艺术的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带有明显的跨文化的自觉的艺术传播功能。无论是从梅兰芳访美演出时由总统夫人领衔组成的后援会，《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大幅报道，艺术界知名人士的热情，以及两所大学先后授予梅兰芳名誉博士学位的破格之举，都充分体现出这是一场与商业无关的高规格文化交流活动，而恰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一层的文化传播功能，他们认为梅兰芳是一个真正宣传东方美术、联络中美感情、沟通世界文化的“国民大使”。因此，大多给予了超乎寻常的赞誉。这正是梅兰芳访美的使命，尽管作为一位表演艺术家，他并不一定能像齐如山、张彭春那样深刻地领悟这一交流的意义。

三、梅兰芳赴美演出的文化语境

在学者看来，梅兰芳剧团的访美演出，实际上“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舞台的一次远征”，是“独具魅力的东方文化的自信展示”，更是“处于艺术发展、交流弱势地位的中国传统戏剧不屈的抗争”，正是这种不屈的抗争，才让京剧走向了大洋彼岸。但是，这种在文化自卑和价值自弃的国民心态下进行的抗争与交流，其价值取向必然要“专为着外国人看着好”和“处处以迁就外国观众为原则”，在剧目的选择及舞台设计等方面就选择了以动作、特技、歌舞为主的剧目来取悦外国观众，多从服饰、造型及节奏入手，唱工、做工、情节都变得极次要，“集锦式的剧目也许让洋人感到热闹、多变化，却是支离破碎的，无法表达出完整的思想。”这种在西方

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在西方的评判标准下做出的适合西方人口味的调整，不能不说是对“国粹”的一种损害。

齐如山、张彭春他们恐怕要比梅兰芳更深切地体会到这次访美在“国民大使”层面上的特色功能。“它是一代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人试图通过这一跨文化艺术交流来反证本土艺术的价值的需要，其背后包含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特殊场合中确立本土文化价值的一种强烈而深刻的责任感。”这些动机都不是身为艺人的梅兰芳所能够产生和思及，而只能是与其教育背景完全迥异的齐如山等人的冲动。

因此说，梅兰芳的赴美演出，除了本身所带有的明显的艺术传播功能外，在其深层，还包括了超越艺术传播之上的价值求证动机。在这样的价值求证背后，不能不蕴含着弱势文化的审慎与不安，更蕴含着地处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后发达国家艺术超乎常态的焦虑与急切心情。

这种无奈的选择，实际上是将评价与衡量艺术价值的权力让渡给异域的艺术家批评家，甚至让渡给对这些艺术并无起码了解的海外观众，这是20世纪中国许多传统艺术领域都已经出现的怪现象。当然，这样的事件，只能出现在全球化时代，并且只能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后发达国家。虽然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理念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虽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当下世界的常态，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这样的交流不仅不一定平等，甚至可以说，它很难有事实上的平等可言。

梅兰芳赴美的活动，虽然在美国主流文化界与戏剧电影界产生巨大影响，美国人对于梅兰芳的巨大赞誉，寄托了他们深深的“乡愁”，反映出一种深刻的文化自省意识和自我反思精神，但这样的影响却并未波及演出业，也没有起到为京剧开辟海外市场的的作用。梅兰芳走了，美国的演出市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京剧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里，也仍然犹如一个遥远的传说。

参考文献

- [1] 吴戈.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 [2] 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M].商务印书馆,1933.
- [3] 齐如山.如山回忆录[M].宝文堂书店,1989.
- [4] 施叔青.西方人看中国戏剧[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5] 傅谨.东方艺术的身份确认[J].中国京剧,2007(9).
- [6] 王佳磊.中美戏剧交流与百年国剧梦[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8(2).
- [7] 傅谨.东方艺术的身份确认:梅兰芳1930年访美的文化阐释(2)[J].中国京剧,2007(10).

*作者简介:李向东,南阳师范学院博士。